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三十六回 王中片言箴少主 夏鼎一諾賺同盟

卻說譚紹聞樓著興官兒睡到醒時，只聽得樓房南間一燈閃閃之下妻妾喁喁細語。堂樓門呀的一聲，孀婦已起來下廚房。原來天已黎明。興官也哭起來。紹聞方欲叫時，兩個聽得哭聲一齊過來。冰梅把興官抱去吃乳。

紹聞穿衣坐在牀上，慧娘遞茶一杯，紹聞接茶在手。回想昨夜慧娘所說的話，大是有理。兼且一片柔情款曲，感得心貼意肯，又添上自己一段平旦之氣，便端的要收王中。因向慧娘說道：「昨夜你說的收王中那話，叫我仔細想來，王中畢竟沒啥不好的意思，千萬為的是我。我如今一定要把他收留回來。」

慧娘道：「王中意思固然為著你，你也是千萬為著咱爹爹。但你既要留他，也要到樓上對咱娘說一聲。不得說要趕就趕，要留就留，顯得是咱們如今把家兒當了。」紹聞道：「你說的一發極是。」於是穿上鞋，徑上樓來。

看官，我想人生當年幼時節，父子兄弟直是一團天倫之樂，一經娶妻在室，朝夕卿嚶，遂致父子亦分彼此，兄弟竟成仇讎。所以說處家第一，以不聽婦言為先。看來內眷若能如孔慧娘之賢，就是事事相商而行，亦是不妨的。總之勸丈夫孝敬父母，和睦兄弟的，這便是如孔慧娘之賢的。若是向丈夫說，「爹娘固是該伺奉的，也要與咱的兒女留個後手。弟兄們沒有百年不散的筵席，嫂嫂嬌氣兒難受，我是整日抱屈的」，這便是離間骨肉的勾絞星。為丈夫的，須要把良心放在耳朵裡做個試金石，休叫那潑賤舌頭弄得自己於人倫上沒了座位。這是因譚紹聞今日善聽婦言，遂說此一段話頭。又有詩曰：

婦言到耳覺甘甜，骨肉參商此舌尖。

若是勸君為孝友，朝朝咨稟亦何嫌？

卻說紹聞到了堂樓，母親才起身兒。紹聞道：「娘起來了。」王氏道：「樊家說，你們一夜沒睡，臨明時兩窗還有明兒。」紹聞坐在牀沿說道：「那是興官兒臨明哭了，他們起來哄他哩。」王氏道：「你要說什麼？」紹聞笑道：「娘，還把王中叫進來罷。」王氏道：「才趕出去，又叫進來，回寒倒冷的事情。就是叫他進來，再遲兩天兒，煞煞他兩口子性兒。」

正說間，慧娘、冰梅也到了。慧娘笑道：「娘起來了？」冰梅道：「奶奶吃茶不吃？有熱茶。」王氏道：「昨夜吃了半盅酒，口也覺乾些，你就斟茶我吃。」慧娘道：「你與娘說啥哩。」紹聞道：「我想還把王中叫進來，娘說再遲兩天兒，煞煞他兩口子性子。」慧娘笑道：「再遲兩天又怕住的生分了，一般是叫他進來，就叫他進來也罷。」王氏道：「您看該怎的就怎的，也沒啥大意思。只是『是大不服小』，叫他陪情了，再叫他進來，好看些。」紹聞道：「王中本沒不是，何用叫他陪情？我如今就去叫他去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開了後門，便向胡同中路南那所舊日放戲箱住皮匠的院子，來叫王中。這正是：

人心本自具天良，片語轉移內助強；

端的妻賢夫少禍，人間難覓此紅妝。

紹聞直向門首喚喚王中。王中認得少主人聲音，急忙披衣靸鞋開了門。紹聞見了便道：「從前的話兒休提，都是我一向年輕，乾的不是事。你如今還回咱家，我已改志了。把昨日我趕你兩口子出門的話，大家都忘了罷。」王中道：「相公改志，才不負大爺的苦心。我如何肯不回去。」紹聞又愧又喜，轉身而歸。又回首道：「今早就在家吃飯，不用遲疑。」王中道：「相公吩咐的是。」

王中回房，將話學與趙大兒，督促大兒起身。趙大兒道：

「你回去我不回去。人有臉樹有皮，前日趕出來，磕頭亂央不肯收下，今日得不的一聲兒，又回去了。不說在別人臉上不好看，叫人在廚房裡也難見老樊們。」王中道：「你說的也是人情。但大相公既能改志，且親自來叫，不回去是萬使不的哩。」

趙大兒道：「這小妮子與興官相公耍慣了，昨日去後門上尋興官相公去，門限子高，過不去，急的怪叫喊。奶奶見了，一聲兒沒言語，我抱回來了。你看不見，奶奶的意思，也嫌你性子太直，不會委曲奉承人。萬一進去再不各起來，再趕出來，一發不好看。」話猶未完，紹聞又至院中，道：「你大爺子就知道大兒不肯驟然回去，又催我來叫你兩口子來。再不回去，你大爺子與冰梅就齊來了。」趙大兒本是愛敬慧娘的，一聽此言，便道：「誰說不回去？俺如今正收拾哩。」紹聞向王中道：「你先跟我回去，叫他慢慢收拾。」

王中跟著紹聞，進了後門，過樓院，一直到前廳，進了東套房。紹聞道：「話不用重說。我如今同著大爺的靈柩只說改志，永不被這伙人再牽扯。」王中道：「相公改志還不算遲。但如今該怎的呢。」紹聞道：「大爺歸天時節，說了八個字，『用心讀書，親近正人。』我如今只遵著這話就是了。」王中道：

「其實我這幾天替咱家前後打算，想了四個要緊的字，只是『割產還債』，再無別法。相公細想。」紹聞道：「割產二字如何行得？你大爺去世不久，我就棄產業，臉上委實不好看。」王中道：「相公要收大爺門面，只在讀書不讀書，不在棄產不棄產。況且行息之債是擎不住的，看著三分行息沒啥關係，其實長的最快。往往人家被這因循不肯還債，其先說棄產不好看，後來想著棄產時，卻又不夠了。如今咱有近兩千兩行息銀子，咱的來路抵不住利錢，將來如何結局？休看那客伙們每日爺長爺短，相處的極厚，他們俱是錢上取齊的，動了算盤時，一絲一毫不肯讓人。只是咱家現有肥產厚業，所以他們還講個相與，其實山、陝、江、浙，他們拋父母、撇妻子，只來河南相與人麼？他山、陝、江、浙，難說沒有個姑表弟兄、姐夫、妹丈，難說沒有個南村北院東鄰西舍，一定要揀咱河南人，且一定要尋咱祥符縣的人，才相與如意麼？不過是在財神爺銀鏢兒上取齊。如今咱該把煤炭廠房子或當舖房子，相公寫出兩張文券，我慢慢尋個售主，成了交，還這宗利息銀子。連當舖宋爺那宗尾欠，也清白了他。相公請個先生用心唸書，咱這日子兒還不吃大虧。久後也像妻宅的少爺榜上有名，也不枉大爺歸天時一片的繫記。」紹聞道：「你說的是。但當店那宗銀子，我已還過了。」王中道：「是那宗銀子還他。」紹聞道：「我在張宅贏了一百多兩，前日與宋紹祁錢行時，天平兌與他了，只欠五兩來往。」王中道：「天呀！張宅裡那有相公贏的錢！當日他家老太爺做了兩任官，傳到這少爺手裡，沒幾年便輸個差不多了。所以滿街都叫他沒星秤。當日人哄他，今日他哄人。休說相公不該賭，休說相公不該在他家賭，只贏這錢大出奇了。或者有強似相公的好家兒，把相公放鬆了一步。若不然定是與相公一個甜頭兒，一本萬利的出著，後來陸續的還他。」紹聞見王中說的話，中了昨日的竅竅，想了一想，說：「你說的很是。我也不管他甜頭不甜頭，我只是永不去他家，便了事一宗。」王中道：「相公不但他家不可去，總是連夏鼎這一干人，都丟開手才是。只以請先生讀書為主，養正邪自退。」紹聞道：

「如今已到後半年，怎的請先生？二自今以後，打算一個正經有德行的先生，明春請下。」王中道：「眼下呢？」紹聞道：「收拾碧草軒，我每日看書。」王中道：「不用收拾後書房。不如把大門鎖了，相公就在閣相公賬房裡看書，叫德喜兒、雙慶兒伺候。相公是改志的人，每日在大爺靈前來往幾遭，一發心頭有個警教。待來春請下先生，再收拾後園上學。」紹聞道：「也是。」這一場話，主僕商量的果然如銅鐵戴底相似。德喜兒請用早飯，大家回後宅去了。趙大兒已收拾好，抱著小女兒回到家裡。正是：忠僕用心本苦哉，縱然百折並無回。

漫嫌小說沒關係，寫出純臣樣子來。

吃飯之後，王中安排德喜、雙慶打掃客廳東套房，並閣相公舊日賬房。紹聞整理書帙，坐下讀書。一連半月不曾出門。

慧娘心中暗喜。王氏亦對冰梅誇道：「王中果然有個道理。」王中又討了賣市房文券二紙，自尋主兒，以圖楚結息債。

但急切不得有兌主兒。

且說紹聞一日在案上抄寫經書，只見雙慶兒拿了一個白筒丹笈，內邊一個雙紅單帖。抽出一看，上面寫著：「翌日煮茗候

敘」，下邊寫的「張繩祖拜訂」，旁一行八個小字：「巳刻早降，恕不再速」。紹聞暗笑道：「果然！」因向書架上取了一個紅束，拈筆在手，寫了辭帖。吩咐雙慶幾句話，叫拿帖隨來人上張宅去辭。

雙慶兒跟來人到了張宅，張繩祖與王紫泥二人，桌上放著兩個小醬菜碟兒，一壺燒刀子，在那裡小酌。雙慶將帖兒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俺家大相公多拜張大爺，本該討擾，爭乃家有個緊事，萬不能來。多拜張大爺休要見怪。」王紫泥笑道：「何如？」張繩祖道：「讓管家南屋裡吃茶。」雙慶兒道：「我不吃茶。」一溜煙兒跑了。

王紫泥道：「嘻，你請的客呢？依我說，管老九那個孩子，少調失教，橫跳黃河豎跳井，是任意的。譚學生是個有來歷的人家，況且滿臉書氣，他還有些父執正人，不如那一時就幸了，他來也罷，不來也罷。至於管家、鮑家兩個贏了也來，輸了也來。你偏不吃現成飯，卻把一百銀子送與譚家。到如今背著篙趕船，人說你是沒星秤，你近來連秤桿子也沒了。」張繩祖道：「呸！你不說罷。你那時怕考四等，連一夜賭也像牽驢上橋一般。不是我牽的緊，你只怕連管老九那幾兩銀子，還沒福貝青哩。昨日考了個三等前截兒五十一名，你就上落起我老張來。」

咱兩個擊個掌兒，看譚家這宗銀子走了麼？說起你的賭，還沒我斷賭遭數多哩。」立起身來，走向門前叫了假李逵來說道：「你去瘟神廟邪街，作速把兔兒絲叫來。他若不來，就說我要薙他那秧子哩。」

假李逵去不多時，夏逢若已跟的來了。進門來，看見張繩祖、王紫泥便哈哈笑道：「妙呀！你兩個有什麼廝咬的事兒，請我逢老與您潑水解圍呢。」王紫泥道：「豆地裡有片兔兒絲，叫你割了，俺好放鷹，拿個老黃腳哩。」張繩祖道：「坐下說正經話罷。」夏鼎坐下。張繩祖道：「長話短說，你與譚學生是同盟兄弟，他贏了俺一百多銀子，原來是俺要贏管老九，放鬆與他贏的。我明日請他來賭一賭兒，這不是他的辭帖，竟是不來了。你與他是同盟兄弟，便宜邀他。你但能邀的他來，不論俺或輸或贏，只見他一面，就與你十兩銀子。」夏鼎道：

「論起俺香火之情，本不該幹這事。只是他近來待我不值，我少不得借花獻佛。但只是這十兩頭，不許撒賴。」張繩祖道：「撒賴就是個狗弟子孩兒。你如今就去。」夏鼎道：「我如今去就是。」王紫泥笑道：「一對兒糊塗混帳鬼。他辭了明日席，帖子已是送來了，就是他想來，也還得幾天，沒有辭明日席，今日卻來的理。真真是我前日的場中文章落腳，『豈不戛戛乎難之哉』。夏逢若道：「我要是宗師，定要考你個四等。他辭的是明日席，難說就不許今日親來面辭麼？我見了他，掉我這三寸不爛之舌，管保順手牽羊，叫你們甕中捉鱉。只是那十兩頭不許撒賴。」張繩祖道：「哄人只哄一遭，譚家那山厚著哩，難說我只請他一遭麼？你放心，俺在這等著哩。」夏鼎起身道：

「你不送我，我如今就去弄的他來。」張繩祖道：「豈有不送之理。」夏鼎道：「不用送。」張繩祖道：「用軍之地。」王紫泥笑道：「得了頭功，重重的有賞。」夏逢若也回頭笑道：「軍中無戲言。」果然搖搖擺擺上蕭牆街來生發譚紹聞來了。正是：

從來比匪定招殃，直如手探沸釜湯。

強盜心肝娼婦嘴，專尋面軟少年郎。